佚名照

汪家明

史——读《佚名照》,心里忽地蹦出这

如今所存自己最早的相片,是 广西路拐角处的"凤珠照相馆"拍的。 我穿了一件白底黑点的外衣, 领口翻 出毛衣领,有点像女孩儿的装扮,胸 前别了一枚毛主席像章 (这让我惊讶, 那时就有毛主席像章了),圆圆的脸上 如同《佚名照》中所说那样"笑一 笑",露出了没长好的门牙。这家小小 的凤珠照相馆绝对是我们那一带居民 上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影像的记录 者。我家的各种相片:百日照、周岁 照、家庭照、证件照、同学照、好友 照、入队照、入团照、入伍照,以及 各种名目的日常照几乎都是在那里拍 的, 连我大姐和姐夫的结婚照也是, 而且看上去很不错。至今清楚记得 "凤珠照相馆"五个字是隶书繁体红 色,从上至下写在门的玻璃上。门边 橱窗里摆放着从一寸到十二寸的样片, 以及年轻女子、中年男子的肖像和军 人像 (附近有海军、陆军军官宿舍); 另一扇面向广西路的橱窗, 经常摆电 影演员剧照,如《海鹰》的主角王心 刚和王晓棠; 剧照下面陈列着相机和 胶卷——照相馆还兼卖照相器材和修 理相机。屋里有布幔和两三套布景, 布景与《佚名照》里展示的大同小异。

除了室内照相,在风景点拍照也 是由照相馆派出的服务网点进行的。 比如我在中山公园的一张留影, 用光 和构图相当专业,上有"青岛天真照 相馆"的标记。我那时正学油画,非 常喜欢照相 (被拍照),喜欢收集各种 影像资料,不但整理了自家的旧相册, 还保存了达尔文、杰克·伦敦、高尔 基、鲁迅等名人肖像照, 乃至马恩列 斯毛等"伟人照"。1972年,一位同学 家里弄到一台海鸥牌 120 相机, 让他 学习拍照以便找工作。我买了两盒黑 白胶卷请他实习。他一共为我拍了24 张 6×6 (厘米)的底片,送到凤珠照 相馆冲印出来。这批相片有几张保留 至今,它们记载了我的画家梦、作家 梦 (摆的姿势和道具都是与作家、画 家有关的)。那是我脱离照相馆,自主 拍照的开端。

人有爱好,并能在生活和工作中 使用、发挥这爱好,是愉快的事。后 来我多年从事与影像有关的工作,直 到编辑出版《老照片》,算是大大过了 一把瘾;因之结交了许多摄影人,更 是三生有幸。

其中, 晋永权是我知道得比较早、 相识却比较晚的一位特别的影像专家。 2006年,我在三联书店工作,他的 《出三峡记》在我店出版。书中以文字 和影像并行的形式, 力图通过记录和 展示一个个三峡移民和家庭相同又不心的问题。在《出三峡记》中他就说 同的经历,把整个大迁徙立体地呈现 出来。为此,他前后五年十六次赴湖 北、重庆采访拍摄。书的封面是一位 光脊梁的汉子, 背对观众, 伏在逆流 而上的船的船帮上,望着远去的三峡。 这封面令人难忘。书还在制作中,大 家已经热切地期望一本年度好书的诞 生。这类好书是可遇不可求的。

从此我记住了晋永权。说他特别, 是因为从书中看,他与我以往了解的 大多数摄影人不同。比如,面对影像 (包括自己的作品),喜欢胡思乱想, 还有些多愁善感。他不是技术型的摄 影匠, 也不是以忠实记录社会和历史 为最高追求的摄影家,而是一位身在 摄影,又在摄影之外的研究者;他总

每个人都有一部自己的照相 是跨界,把影像学与哲学、伦理学、过: "名字的事让我想了很久。名字 人类学、历史学等联系起来分析、考 证,发掘出与影像有关却又超出影像 的新角度、新思维。有时不免突兀, 1962年九岁时,在家乡青岛龙口路和 却总能触动读者。对摄影和写作,他 自信,又不自信。即如《出三峡记》, 下了很大功夫的一本书, 完稿后他想 到的却是"拍照能够干什么,能够见 证这记忆的深沟吗? 这种记录到底是 真相还是谬误,诚实还是欺骗,纯粹 的想象重构,还是辛苦得来的可靠洞 见呢?""被书写出来的文字,哪怕是 原话照录的文字,一旦脱离开言说者 这一母体, 她瞬间就成了语言的孤儿, 被不同背景不同心态的读者赋予了不 同的内涵。"

> 几年之后,晋永权推出了新作 《红旗照相馆》, 书名红底黄字, 上面 一行小字写着:一部中国摄影的断代 史,一位摄影人的沉思录。我买了一 本。在自序里,他对报社里的老报人 和家乡姑奶奶都把自己看成"照相的" 而困惑和不甘,但又明白,这种看法 是一种无法摆脱的"历史规定性"在 起作用,并由此上溯至20世纪50年 代中国摄影界的一场争辩, 争辩的话 题发端于"组织加工与摆布问题",止 步于"新闻摄影到底是什么"。书中的 作品和观点涉及很多老一辈摄影人。 在后记里,他又一次谈到"一部书稿 从写作完成之时起便有了自己的命运。 作为文本,她将遭遇读者的多重解 读"。"这里所做的解读也是不完整 的, 更不可能是结论性的"——仍旧 是自信之外的自虑、自谦。我喜欢他 的这种个性。

> 从 2006 年到 2009 年, 再到 2018 年,与《出三峡记》《红旗照相馆》 密切相关的晋永权的朋友和同事中, 起码有八九位也是我的同事或朋友; 而我所熟识的很多摄影人, 其实他更 为熟识,但我俩硬是没见过面。直到 中国摄影书榜评选和这部《佚名照》, 一次偶然也不算偶然的机会, 我们相 识了。他比我想象的年轻不少,但已 非常老到,思想活跃、思路广阔而又 心思缜密, 可以同时做几件事情而有 条不紊 (2019年策展了《我和我的祖 国》全国摄影展)。《佚名照》这样一 部宏大的著作竟然是在做报社摄影部 主任、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和摄影杂 志主编的业余时间完成的。这部书稿 的材料,是他二十年来购买于旧书、 旧货市场的数千张不知像主的相片, 其最大特点就是驳杂、无序,累积、 编织起来已属不易,还要通过它们去 研究中国摄影史中从来没人关注的部 分——平民百姓的日常拍照行为(不 是我们一向关注的摄影家和摄影"作 品")。这是一项开荒性工作。

名与实似乎是晋永权一直特别关



重要吗?你从没有听过的那个名字真 能给你带来什么信息吗?不能。在熟 悉、关注你的人那里, 名字是被赋予 了诸多内涵的标识,这个标识之所以 被记住,往往是因为她也是记住你名 字的人自身的参照系;而在与你无关 的人那里, 名字就是一个毫无意义的 符号,与其他那些无意义的符号一样, 与你无法形成参照,因而难以进入你 的记忆识别程序。'

而这一次,他以从未下过的苦功, 来解读数千张"佚名照"。饶有意味的 是,他认为,正因没有被拍摄者、拍 摄者和持有者的名字,也没有相片内 容的明确信息,所以才能进入一种别

佚名照摆脱了当事者本身, 从而 为基于影像本身分析、判断,结合历 史文化背景和大量个案的集中归类进 行整体观照提供了可能

他的这一说法给我以启发。过去 我曾强调,老照片如果没有人物、时 间、地点、事件等信息,就只是一些 形象资料,没有多少价值和意义—— 《老照片》的主旨就是讲述相片背后的 故事。现在看来, 我偏颇了。

论断:看似杂乱无序的日常生活照片, 实则有着异乎寻常的理性秩序,它们 无不是建构的产物, 无不遵从于历史 与现实的规定性,只是"百姓日用而 不知"罢了……他坦承:这本书是十 年前那本书《红旗照相馆》的姊妹篇, 探讨的话题十分不同,又十分相关, 对照阅读可对理解 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年代这一历史时期,摄影 (照相) 与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乃至文化心理

村到城市,从体力劳动者到文化人,从 平民到军人,从男人到女人,从孩童到 老人,从50年代到80年代……完全不 同的芸芸众生,在面对照相机时,却表 现出非常一致的东西:时代之色,时代 之光,以及表演性、模仿性、符号性。表 现什么? 追慕什么? 什么符号? 单用语 词说不清楚,晋永权通过对成百上千的 相片分类和比对(互图性)得出多层次、 有见地的答案,堪称一部中国百姓照相

离开家乡多年, 我不知道凤珠照 相馆是何时消失的。这不奇怪, 拍照 如今比写字还要普及,数字成像改变 了视觉世界,也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 影像生活。但是那个年代留下的相片 仍让我珍惜。再度翻看自己的老相册, 我发现,虽然这些相片有名有姓,信 息确凿, 却与《佚名照》中无名无姓 无明确信息的相片如出一辙: 近似的 感情,近似的表情,近似的姿态,近 似的环境,近似的尺幅——往日的昂 扬和梦想都写在脸上、记录在案。也 许,这就是我喜欢《佚名照》,对书中 那一张张相片特别有感觉的原因?如 此看来, 佚名和有名并非关键, 关键 在于如何看、会不会看, 在于眼光的

《佚名照》 中 的 佚 名 照



的形成的关系,提供一个独特的角度。 的确,在《佚名照》中我看到了从农

那么,整体观照,观照什么?他 高度、广度与角度……是的,角度!

中学时代,有过几次"学农",那 是在北京郊区的农村,时间约十天半个 月,还谈不上对"春种夏长秋收冬储" 农活儿的全程认知。第一次学农, 去的 是果园, 学的是剪枝、嫁接、喷药, 后 来真正下乡插队到农村,一样也没派上 用场。学农赶上过一回割麦子,没有发 给学生们镰刀,也许是怕我们手笨没割 成麦子倒把手脚划伤了,不用镰刀割, 而是用手拔麦子, 老乡们也是手拔。我 下乡的农村不种麦子,因此这项"学 农" (拔麦子不光靠蛮力, 技术要领很 多呢)也没用上。

插队农村第一年(1968年),我们 是九月初进的村, 秋收刚刚开始。对于 刚刚离开学校课堂、连锄把子也没摸过 的我们, 生产队分派了些没什么技术含 量的杂活儿。第一件活儿是平整场院的 地,简单得很。第二桩农活是"捞麻", 老乡们八月份将麻杆浸泡到池塘里,泡 得够工夫了, 正巧我们这帮从城市来的 学生,技术活还干不了,先干点简单的 适应适应吧。简单是够简单的,只需将 一捆捆麻秆从水塘里捞上来, 可是相当 的脏,相当的臭,相当的累。捞上来解 开捆,摊开,晾晒。冬闲时,在屋里将 麻线自麻秆上扒下来,一绺一绺的,然 后再搓成粗细不一的麻绳, 完全是生产 队自用,农村用绳子的地方很多。搓麻 绳我们干不了,简单地搓根行李绳还凑 合, 套马车牛车用的缰绳非得老把式才 搓得了。

我插队的村子属于半农半牧,村南 是耕地,村北是沙坨子,间有一块块草 地, 称不上大草原。生产队有专职的马 一年到头放马放牛,从未见马倌干 过农活。冬天,除了必用的拉车的马 牛,其余大群的牛马就自谋生路了,爱 上哪上哪。到了春天,马倌再把它们一 个个找回来。马倌不仅认得自己生产队 的牛马,别的村的牛马也认得,这没什 么好惊讶的,牲口都打有各村的烙印 却有一件麻烦事,得防着猪呀牛呀来 么。下乡才十来天,生产队给我派了个 跟着马倌放牧的好活儿。那真是难忘的 一天,就算没有日记也忘不了。我的日 记记着呢: "早晨和马倌去放马和牛, 进山之后, 把牛马一撒, 我俩就睡大 觉,风轻轻地吹着。中饭,在山里红的 树荫下,马信吃我带的饭,我吃他的煮 野蘑菇, 烤老玉米, 真香啊。过了一会 儿,把散开的牛马往一堆聚,又呆了一 个多小时开始往回赶。草原的风吹着 我,心情舒畅极了。"

赶回村子之后,马归马圈,牛归牛 圈,相安无事,马信自会查数,一匹马 一头牛也少不了,这就是"职业素养" 吧。一个多月后的10月17日日记: "上午去南边掰萝卜。晚上夜战捣粪, 非常不容易才干完(农活忙的时候,白满的,我找个缝挤下就睡着了,感觉没 天干了一天,晚上还要再干三四个钟 头,点着煤油灯,称为"夜战")。日记 里的"捣粪",需要多解释几句。种庄 稼离不开肥料,肥料就是粪,粪从何 来?这要从公私两方面说,人粪和猪羊 鸡粪一般都是老乡家自留地 (房前屋 后) 所用。公家,也就是生产队的肥料 主要来自牛群和马群。牛马圈先要垫上 一层厚厚的黄土, 然后这牛呀马呀就在 圈子里连拉带撒,经过几个月的牛马践 踏,这粪的精华即入了土(入味)。然 后是"起圈",将入透味的黄土一车一有劲干活。铡草要两个人配合,一人 车拉到空地, 堆得跟小山似的。隔一段 续草, 一人铡草。续草通常是老把式, 时间,进行下一道活——"捣粪",等于 分寸掌握得刚刚好,你按铡刀也省力, 是将粪山彻底挪个地方,为啥要捣,是 续多了你铡着费力,续短了有可能 为了粪土搅和得更均匀

来年的二三月,将捣好的粪土拉到 田地里,隔一段距离卸下一小堆,远看 像一座座坟头。此时的粪土还是冻土, 开春后一敲就碎了。最后一道活儿叫 闷在草房里,无话可说,不如在田野 "溜粪",工具是一簸箕,安着丁字把,里大伙儿扎堆干活,说说笑笑,时间 还需一个短木耙,用它把粪土扒拉到簸 箕里。三个人一组, 经验丰富的社员赶 着牛犁开陇,女社员在牛犁后面往陇沟 里点种子, 男社员跟在女社员后面往种 子上点粪, 我管这活儿叫做"亦步亦 趋"是也。垫土,起圈,捣粪和溜粪, 知青干得较多,不需要什么技巧,生产 队的壮劳力从来不分派干这种活。

在农村,烧柴是个大问题,谁家的 日子过得好不好,不用进院子,只要看

英国著名插画家昆汀·布莱克有本

图画书, 叫做《骑车的阿米特夫人》。

阿米特夫人骑着自行车出门,绿套装,

红围巾, 真是潇洒。可惜车铃不够响,

她便往车头安了三个喇叭。路上恐怕得

修车, 那就把水桶、毛巾和工具箱也带

上吧。中途还要吃东西,车后座又多出

个大大的食物篮子。此外,还得有小狗

的座位, 挡雨的伞。再一想, 没有音乐

怎么行? 为了让车子行得更快些, 阿米

这家的柴禾垛高不高就能看出八九分, 有的人家柴禾垛垛得那叫一个齐整; 光景不济的,甚至是捡一顿柴烧一顿 饭。柴禾垛也分几种,有经烧的木头, 有不经烧的软柴,各有各的用处,牛 粪不堪大用,而且只能冬天捡冬天烧。 知青户也躲不过烧柴这个大难题,好 在生产队照顾,特批我们去山沟里砍 树枝。有一次我们三个男生竟然砍倒 了一棵大树, 生生给拖了回来, 生产 队也没责怪。庄稼秆是挺好烧的柴禾, 糟害,尤其是寒冬,散养散放的牛饿 极了,就窜进院子里胡啃一气。

所谓冬闲,其实闲不了,天天有 活儿。地里的活不多,多是在场院里 干。扬场,是个技术活,非由老把式来 扬不可。科普一下,"扬场:把打下来的 谷物、豆类等用机器、木锨等扬起,借 风力吹掉壳和尘土,分离出干净的子 粒。"扬场,也得有人打下手,我最怵 这个活儿,说白了就是怕脏,下风口往 往闹个灰头土脸。场院里有个好差使, 值更。场院里堆满了粮食, 夜里要有人 看守。知青常常委派值更, 白天休息, 也算是个美差。冬夜漫漫,寒气逼人, 下半夜更甚。有一回我实在睏得不行, 就偷偷溜回知青宿舍睡觉, 炕上睡得满 睡多久,迷迷糊糊就被查岗的副队长给 叫醒了。此后不敢溜回宿舍睡了,得另 想办法。场院里一捆捆的草有的是, 搭 个简易窝棚呗, 钻进去又暖和又不算失 职。场院的夜空, 月儿弯弯, 繁星点 一个人,可以想很多心事,也可以 什么都不想。后来回城,再也没有场院 那样四寂无声的夜空了。

农谚"寸草铡三刀,没料也上 膘",说的是喂牲口的草料要铡得碎, 易于消化,这样少给牲口喂粮食它也 "跑刀" 铡个约摸俩钟头歇一会儿, 老把式抽袋烟,我歇不了,得磨铡刀, "磨刀不误砍柴工"说的就是这个意 思。铡草这活儿,很枯燥,一老一少 过得快。

"华于春者实于秋"这句话,搁

农村再贴切没有了。如果风调雨顺,一 分耕耘总会带来一分收获。前面说了溜 粪和播种, 几场春雨之后, 小苗就从土 里钻了出来。我们村的好地(甸子地) 种的都是玉米,黄玉米为主,因为黄玉 米比白玉米产量高。撒种子的时候一个 坑里撒四五粒,出苗也多是四五株,嫩 绿嫩绿,招人喜欢。四五株苗,只能挑 一两株留下,其他必须忍痛割爱,这个 活叫"间苗" (也叫定苗或留苗), 也 是"三铲" (头遍苗, 二遍草, 三遍顺 着陇沟跑)的第一铲。有的地方管铲地 叫耪地, 意思差不多, 工具却不大一 样。间苗是项极其要紧的农活儿,老乡 手把手教我们。别的农活干砸了,还可 以重来, 你把幼苗铲坏了 (尽管可以补 苗),相当于秋天少收一斤粮呀。

铲地好像田径的百米赛跑,老乡 和知青位于同一起跑线, 但因为技术 和体力的差距,一进陇就分出高低快 慢了。这活儿你还不能偷奸耍滑,队 长看你铲得快起了疑心,一查就露馅, 让你返工就丢人啦。第一遍第二遍铲 地不好糊弄, 第三遍叫"砍大草", 这 时候老玉米已经长到一人多高,钻进 陇里谁也看不见谁, 砍没砍草, 全凭

在农村八年干过的农活儿,大多 是学学就会的,顶多是"易学难精"。 而赶马车、扶犁把, 连边都没沾过。



首先,要有一个锅

赵 霞

个成熟的社区,专为剑桥大学的教职人 员、博士后、访问学者提供日常居住和 生活的场所,取名爱丁顿。此区还在建 设中, 若问起本地的居民, 许多人也不 熟悉,但在西北部一带,却是声名鹊 起。爱丁顿现有的建筑群不算庞大,然 而屋舍井然,设施齐全,更有知名连锁 超市 Sainsbury's (英佰瑞) 的一家分 店,是方圆一带人们购物的中心。新建 不久,号称全英目前惟一一所大学附属

剑桥城的西北,原有一大片荒地。

剑桥大学把它接手过来,逐渐开发成一

对于日常生活,惟一不方便的,大 概是没有食堂和餐馆。Sainsbury's 当然 卖面包和牛奶,不过都是冷食,所以在 进门处又专设了个小铺, 卖一点热的面 包、咖啡和茶。超市门口,每天清晨会 停着一辆小小的流动咖啡车,远望热 气蒸腾, 趋者不在少数。有时, 恰逢这 一带举办集体活动,会有简易的餐车 开到活动中心附近。冰冷的冬天里,只 用来佐餐足矣。要是淋点超市买的酱 是闻见食物温暖的气味,就能感到脏腑 的愉悦

小学的剑桥大学附小, 也建在这里。

还不够。所以,爱丁顿的租房,炉灶烤 箱油烟机等,一应俱全。Sainsbury's 的 大冷藏柜里, 多的是切块搭配封装好的 各类蔬菜肉食,也有整筐整架的新鲜菜 蔬,以及风味不一的披萨饼胚。每到周 日下午, 超市歇业前, 总能看见许多人

段时间后,还是跑到超市里,先去买了

做汤,可以煮面。后来发现,只要时间 尾了 和火候掌握得好,也可用来煮一顿香糯 的米饭。用这么一个锅,日常做点简 餐,既不大费周章,又能解决问题。这 里的蔬菜味道鲜美,煮一煮,撒点盐, 汁,口味也不比一般的餐馆差。

要解决每日的餐饮生计,这些当然 牛排、猪排、鸡块、鱼块,都是好料, 外,望见他身后的开放式厨房里,砧板 统统投进汤锅里去煮,未免少了滋味。 隔壁朋友推荐煎肉的法子, 说是便捷又 美味,听着叫人垂涎。于是不久,又去 买了一个小小的煎锅。清早起来,把锅 子坐在小炉上,摊个鸡蛋,煎得两面 金黄, 浇点意大利醋。白瓷盘子里铺 推着满车小山似的生熟食物,在结账处 上薄薄的面包片,涂上果酱,洒一层松

这是一个长柄的铸铁小汤锅,可以 份煎肉蔬菜白米饭,感觉才算圆满收 先空荡的厨房一带,顿时有了样子。

童心大炽,备了糖果,跟上一群孩子玩 乐。但凡屋门口摆着南瓜灯的,大家一 蒸包。用大汤锅炖的鸡汤,鲜美浓酽。 地托出一篮子五颜六色糖果。其时已是 里翻着肉排,另一个锅里是清炒的杂 累叠。 晚上七点左右, 眼见一间亮着南瓜灯的 蔬。温暖熟悉的味觉, 冲淡了远在他 缺点是做荤食不方便。超市里的 屋子,一个男生应声走出来。我们从门 乡的惆怅。 上堆得高高的蘑菇、鸡腿、豆子、叶

一时竟看呆了。 仁。晴天里,太阳光从大玻璃窗子照 锅体太小太浅,没有锅盖,又是一大短 时越发不可收拾。

毕竟是客居,我不打算把生活的场 进来,正照在餐桌上,叫人胃口大好。 缺。正好有位老师结束访学,转售一套 子铺得太开。然而,面包牛奶麦片了一 用它煎鱼煎肉,配上点生菜叶子,虽不 锅具。跑去一看,嚯,大铁锅,大汤锅, 像朋友说的那么味美,吃起来也不错。 还有锃亮的三叠蒸锅。把这一套器物吭 -天的工作末了,坐下来,慢慢吃一 哧吭哧扛回屋子,大张旗鼓地一摆,原

> 早餐的种类一下子变丰富了。除 2019年10月31日晚上,一众人 了蒸鸡蛋和煎鸡蛋,又有了中国超市 买来的小笼、豆沙、奶黄、香菇各式

庞大起来:一对砧板,一座刀架,一 菜。只见他派发糖果完毕,转身进屋, 面烤盘,一架绞肉器,还有一列愈排 娴熟地将一砧板菜蔬倒进油锅,翻炒, 愈长的调料。一天到隔壁邻居家串门, 需要……"嘿,明明经历了负累的挫 起锅,装盘,响亮的爆炒声伴着食物的 看见阳台上种的番茄,青枝上已结了 折,还能是那样的天真欢乐,一往无 香味隐约溢出。我们站在大玻璃门外, 殷红的果实,可爱极了。只坐了一会 前。忽然间,这个阿米特夫人,也有了 儿,我便找借口溜了出来。我怕一下 叫人羡慕的地方。 用煎锅炒菜自然是不大行的。除了 忍不住,又起了种点什么的念头,到

特夫人又给它装上了桅杆和风帆,果然 是越骑越快。结果呢,她连人带车,栽 了个大跟头。阿米特夫人的自行车,也 丁丁当当摔成一团。十多年前,第一次 看到这个作品,边读边笑,笑的自然是 阿米特夫人风风火火的傻劲。 现如今,我自己好像也成了阿米特 夫人, 丁丁当当地往看不见的车上添加 各种多余的物什。又或者,俗世生活永 远会像阿米特夫人的自行车那样, 明明

拥而上,主人家开了门,一样兴高采烈 周末的晚上,小锅里炊着米饭,煎锅 轻装上路,不知为何,总是渐渐地负重

但这个故事的结尾,多少给了我 些许安慰。阿米特夫人失去了她的自 就这样, 眼见得厨房的队伍渐渐 行车。有什么关系呢? 她换上一双轮 滑鞋,照样潇洒地上路。只是一低头, 她又忍不住思忖起来: "这双鞋子还

2019.12.6 于英国剑桥